

■新作聚焦 南飞雁长篇小说《省府前街》:

以世相书写揭示历史必然

□何弘

“80后”作家南飞雁其实是一位老作家。这个“老”，一则是说他创作时间已经够长，再则包含“老到”的意思，无论是表达的内容还是形式，都与典型的“80后”有着明显的区别，而与前辈作家有更多共同之处。

南飞雁从事文学创作差不多20年了，出版过《冰蓝世界》《大路朝天》《大学无烦恼》《梦里不知身是客》《幸福的过山车》《大盗商》等多部作品。我对南飞雁的创作曾有隐隐的担忧，而且直言不讳告诉了他本人。南飞雁确实没有迷失在鲜花与掌声中，随着创作的深入，对文学的认识也更加深入。于是我们看到，南飞雁转头开始中短篇小说创作，这一写就是十多年。10年之后，南飞雁再回到长篇小说创作，拿出了《省府前街》。十年磨一剑，南飞雁的这部长篇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

《省府前街》围绕一个家庭或者说家族展开叙事，描写的是新中国成立前后发生在河南省会的故事。这个时期的河南省会是开封，开封沦陷后省府迁往南阳山区，抗战胜利后又迁回开封；新中国成立后，河南省会仍在开封，1954年迁到郑州。因此，作品所写主要是开封、郑州两座城市。

《省府前街》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有大格局。开封是中国著名的古都，有着极其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但自宋室南迁，开封在全国的地位却一步步下降。《省府前街》所写的这段历史，是开封这座历经磨难的城市所经历的历史磨难，也是开封城市命运所经历的又一次重大变迁。这么一个宏阔的历史背景和一系列重大事件，作为格局的宏大奠定了基础。但事件的重大、背景的宏阔，未必就一定带来格局的宏大。这些年来，许多作品一写就是百年历史变迁、重大历史事件，但作品的格局怎么也大不起来，处处透着小气。格局，从根本上说，是作者通过语言、叙事展现出来的胸襟、气度与境界。《省府前街》主要写的是沈家几代人的故事，作者在对家长里短、人情世故的描写中，自然地将对历史的变迁表达了出来。

《省府前街》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小说。之所以说“80后”的南飞雁是一个“老作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即在于他对人情世故有着细致的体察和细腻地在作品中反映了出来。从中层小说《红酒》开始，南飞雁就把基层公务员的生

活状态、情感状态、精神状态作为自己表现的重点，着力描写“七斤八处”的人情世故。可以说，从那时起，南飞雁即走上了一条写“世相小说”的道路。《省府前街》虽然描写的并非当下的生活，但写作的路数总体没变。描写世相，是中国小说的传统，文人从介入小说写作开始，就用对世相的描摹代替了对英雄、传奇的书写，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当然是《金瓶梅》《红楼梦》。《省府前街》显然带着《红楼梦》的诸多特点。结构上都是通过大家对家族生活细节的书写来反映时代的变迁，而两部作品却都从小处着手，写了大量家长里短的小事，写了世相百态，写了人情世故。《省府前街》开篇有一个引子，写的是一对新婚夫妇闹矛盾从郑州跑到开封，见女方母亲、男方丈母娘的事。这个引子很世俗，丝毫没有宏大叙事的架势。但这个从当下世俗生活中来到历史深处去的引子，与《红楼梦》从神话中来到红尘中去的布局，其实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作品的正文都是对大家族日常生活的描写，不必细述。《省府前街》还有个突出的特点是细节的真实，或者说扎实。南飞雁写《省府前街》，从筹划到完稿花费了整整10年时间，南飞雁详细考证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封等地生活的细节，从街道布局到日常饮食，从历任官员到市井生活，全都下功夫进行考证，基本做到了无一字无来历，无一事无出处。作品中有几章是以书信的形式呈现的，除了叙事视角的转换、叙事网络的变化外，作者多次根据不同人物的身份，拟制了不同的书信，使时代的特点充分表现出来。同时，作品还多处引用诗词、戏曲以至烹饪菜谱等，使作品表现出百科全书的特点，这很“红楼梦”。

《省府前街》是一部叙事绵密、语言考究的作品。南飞雁少年时期即开始小说创作，大约受父亲南豫见的影响，南飞雁从小年纪就对文学创作有着浓厚的兴趣。但在写作上，南飞雁无论从语言上、叙事上还是在作品结构方式上，都与乃父有着很大的区别。南飞雁上中学、大学时，正赶上钱锺书热、张爱玲热。因此他那时的小说，语言明显带有对钱锺书、张爱玲模仿的痕迹。幽默、风趣的特点显然来自钱锺书，而叙事中的那种小资、“文青”味道和民国范儿，又能看到张爱玲的影子。这种模仿、学习其实是很重要的，南飞雁的写作一直对



《省府前街》通过对人世生活的书写，发现了生活背后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从而揭示了内在的历史规律，作品的历史意义、现实意义和思想价值也因此得以显现。

语言和叙事非常讲究，无疑与此密切相关。当然，随着对文学认识的不不断深化、眼界的不开阔，南飞雁的小说虽然还隐约能看到早年学习的踪影，但已很难再具体指认其作品风格源自某一位或几位作家，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现代西方小说的表现方式等，都被他很好地借鉴吸收到自己的作品中。《省府前街》的叙事不温不火，即使写惊心动魄的事件，也处理得从容淡定。语言带有继承自中国古典白话小说和新文学兴起后现代经典作品的典雅，同时兼有当下流行语言的特点又尽可能地回避了口水、粗鄙的问题，显得极有韵味。为了避免一味平静叙述带来的单调，南飞雁特意用书信体来表现河南之外的一些生活内容，也很好地显示了自己的文字功底，并给作品的行文网络带来了变化。

《省府前街》在人物塑造和故事编织上颇具匠心。南飞雁从当初写长篇转向写中短篇，经过了10年左右的沉淀。这个过程，很好的锻炼了他对文本、叙事的控制能力。一上来就写长篇的作者，容易使整体叙事随着人物经历的自然变化走，笔墨更容易集中在自己熟悉的内容上，而一些本应当着力的地方反倒一笔带过，总体结构容易失衡。多年的中短篇小说写作，使南飞雁更懂得如何控制自己的笔力，更懂得如何去写一个好的故事，更懂得如何去写活一个人物。特别是，多年的影视编剧工作，对南飞雁的小说写作也有着深切的影响。影视编剧注重的是故事情节的设置、人物性格的鲜明。大体说，能编好故事、会写对话，基本就能成为一个不错的编剧。编

剧工作对小说创作的影响更多在于对叙事能力和语言感觉的破坏上，南飞雁在这方面还是有相当的自觉，没让编剧破坏了自己的语感和叙事能力，反倒让他更能集中笔墨塑造人物，作品整体的故事结构和情节设置也更集中，使作品显得更为生动、紧凑。

长篇小说《省府前街》重要的意义在于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取得最终胜利的历史必然性。《省府前街》主要描写的是新中国成立前后沈家人的生活，主要人物大都在国民党阵营。但以作品主角沈奕雯为纽带，作品塑造了多位共产党员的形象，如静姝、昶达、书芑、咏清、翔然等，让读者明确感受到其积极、光明的气质，高尚、无私的情操，以及对信仰的无限忠诚。正是在这些人物的影响下，沈奕雯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明显改变，最终投入到共产党的怀抱。通过这些人物与国民党官员的对比，让读者看到了国民党失败、共产党胜利的必然性，并由此揭示了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理论选择的必然性。《省府前街》通过对人世生活的书写，发现了生活背后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从而揭示了内在的历史规律，作品的历史意义、现实意义和思想价值也因此得以显现。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以表现新中国成立及新中国70年成就为主题的报告文学《致敬，8·20抗灾抢险的英雄们》，就写到了英雄们在生死考验面前的奋勇担当精神。这篇报告文学在《求是》杂志2019年第六期发表后，让人了解到了中船重工这个抢险救灾的英雄群体，生动再现了黄群、宋月才、姜开斌三位“时代楷模”的成长足迹和英雄事迹，对弘扬新时代的英雄主义精神，宣传大连的城市精神起到了积极作用。

■关注

认识李海燕时，她是个军人。近几年来，李海燕的报告文学创作突然焕发，成果连连，十分引人注目。在我写这篇有关她报告文学的品评文章时，她却已经通过自主择业离开军队了。但我想，几年报告文学写作和成绩的获得，使她对社会有了更多的了解，也让她感受到了文学的力量。

报告文学创作是特别需要作家与现实社会人生命切联系的，报告文学作家时常是在开放的视域和敏锐的观察理解中面对各种生活人物，将自己的社会责任担当通过作品表现出来，给现实的社会人生以能动的有效影响。在很大的程度上，报告文学作家需要足够的行动和思维的自由独立性。李海燕的报告文学真实地书写山城重庆的各种人物（《山城不可见的故事》）、与病魔顽强搏斗并理性接受生命现实的女孩（《天使PK魔鬼》）、不同失眠者的痛苦经历（《拯救睡眠》）、坚持自己人生选择和生活方式的妇人（《老大姐传》）、老年人生存环境状况（《当我老了》）等等。这些看似没有什么关联的社会现实和人生境遇，因为李海燕的报告文学作品而聚集到了一起，进而具有丰富开放的姿态、鲜活生动的生活气息和浓重的人间烟火。这种生活气息和人间烟火，构成了一种健康可贵的文学品质，显示出庄严和温暖的情怀。

报告文学置身社会生活前沿，更应该精准观察、捕捉社会生活新的态势、动向，更要关注真实具体的人的生活环境和命运变迁。以上提到的李海燕的这些报告文学，虽然没有对重大社会事件进行直接描述，展现社会环境生活的巨大改变，可这些作品中生活在基层的人物，却各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命运变化，深刻地表现着社会环境的改变和人生命运的经历。《山城不可见的故事》里“白棒棒”艰难但却凄凉的生活，既真实又怪异。如今成为当地惹人眼目的罗姐坎坷、传奇的经历和她复杂的内心情感生活，生动地反映出社会转型过程中惊心动魄的瞬间。作品对于社会历史和人生命运的包容蕴含都十分丰富，令人感受记忆深刻。

文学作品不是简单的宣泄、表演，而应当在助益社会文明进步和人的精神健康方面有所作用。在《天使PK魔鬼》里，李海燕非常温情和深入地走到了身患绝症的少妇蕾蕾身边，用真诚的关爱和温暖的情怀获得了蕾蕾的信任，从而打开了她的心扉。蕾蕾曾经是个漂亮幸福的女孩，可不幸地患上绝症，年轻轻地却要面对死亡的威胁。她开始痛苦、恐惧、无奈，渐渐地，她坦然、坚强地面对自己的生命，希望用自己的境遇、感受，为他人留意一些有价值的内容。因此，她开始以天使PK魔鬼般的顽强意志，开始了“别样”的人生拼搏绝唱。这其中许多非亲历者难以接触、理解、感受的病患情景、社会关系、家庭情感、文化道德等内容，被李海燕真实书写。《老大姐传》是作者对一个姑姑的人生真实记述。这个当年不愿饿肚子而辍学归乡的农学高才生，因为复杂的社会环境和自身个性原因，一生坚持独立自主行事。虽总因为终身未婚和行事独特遭人诟病，却不改自我的独立个性、作风，看似人生怪异坎坷，其实却别有风光。作品记述了“老大姐”的许多生活故事，真实地书写了一个颇能给人启示的可爱女性形象。《印记，2002—2017》是记述自己离队之际记忆感受的文字，其中有战友的军队故事、有军队生活情形，尽管其中有许多发人深思的地方，但似乎自身因素而显得拘囿和单薄。在报告文学发现和书写有独特价值的对象这一特点上，李海燕的作品会给人启发，她从笔下人物身上发现和理解了许多超脱世俗的深刻情理，这个现象本身就是李海燕报告文学创作的成功表现。

《当我老了》和《拯救睡眠》是李海燕报告文学品质的又一种表现，前者从进入老年的“父母生存状况”的角度出发，真实描绘了因社会环境的改变、国家养老体系的不健全，以及两代人生活观念、习惯的不同等等原因，日益老去的父母养老成为十分难解的突出问题的情形。后者真实记述了因为各种复杂原因而导致的失眠问题，两部作品面对的都是非常普遍的社会问题，作家深入到具体人物的真实生活中，深入务实，点穴到位，将爱投向人间，以文学关爱生活，实现了用报告文学参与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的目的。

为了不违背真实性的原则，报告文学作家的每次写作都需要深入的现场调查，需要相关资料的收集审阅，需要将真实的人物故事做文学呈现的精心努力。报告文学作家总是需要在限制中超越，在看似普通中寻找独特，在现象书写中有深刻理性的评判。李海燕痴情于报告文学，且不懈努力钻研和心血付出，十分令我钦佩。当然，对于李海燕来说，报告文学创作虽然成果初现，但距离繁盛的收获季节还有空间和时日。

因爱而走近的真实表达

——李海燕报告文学考评

□李炳银

■短评

写魂铸魂的英雄赞歌

——评鹤蜚的报告文学《致敬，8·20抗灾抢险的英雄们》

□赵宪臣

成功的报告文学写作，对作家来说都有一个来之不易的过程。《致敬，8·20抗灾抢险的英雄们》也是作家鹤蜚付出辛苦努力的结果。七六〇所的英雄事迹传开后，鹤蜚先后多次光顾发生险情的七六〇码头，体会风暴来临，险情实现时的危急紧迫，这才有了作品中那些能把读者带入到当时现场的惊心动魄场景和片段。有了这些，就愈发出地凸显了英雄行为的可贵。鹤蜚还采访了多位英雄生前的战友、同事，让英雄在众口相传中变得愈加清晰和高大。为了追寻英雄的成长足迹，作家还远赴湖南常德、湖北武汉采访了姜开斌女儿姜薇、黄群爱人亢群，并查阅了有关英雄的原始档案等资料，这才有了英雄日常生活中的那些真实故事，这些故事都在说明，救灾抢险的英雄们平时就把使命意识牢记在心，所以在关键时刻都能毫不畏惧地挺身而出。

报告文学也是铸魂的写作，在铸魂方面，作家鹤蜚用手中的笔为“时代楷模”立传，用心讲好身边的中国故事，这本身就尽到了一个作家的应尽之责。英雄是一个民族最闪亮的坐标，有了这个坐标，并向这个坐标看齐，我们民族的脊梁就会坚韧挺拔，就会攻坚克难、奋发前行。报告文学作家在记录时代方面还任重道远，能为时代写魂铸魂，是报告文学作家的不容辞的使命。

记住这些为抗灾抢险献身的英雄，并在他们精神的激励下奋发努力、昂首前行，是我们对英雄的最好纪念。

■第一感受

诗意与残酷

——评荆歌的《诗巷不忧伤》 □周聪

在不少文人墨客眼里，苏州是一处充满文学想象空间的存在，她浓缩了江南的诗意、玲珑、精致、婉转、典雅……想象与书写苏州，成为不少作家津津乐道的话题，自然，身为苏州人的荆歌也不例外。在我看来，《诗巷不忧伤》中的诗巷是苏州的一个缩影，也是作者重返历史与观照现实的一种叙事策略。在小说中，荆歌笔下的苏州是一种诗意与残酷并存的时空，它既呈现了江南文人闲适高雅的生活形态，又揭示出家庭矛盾对孩子造成的巨大精神伤害。也就是说，作为一种意象存在的苏州是充满浪漫和诗意气息的，可一旦触碰日常现实的无聊与琐碎，来自生活的矛盾和成长的疼痛立马将这种浪漫和诗意瓦解了。

在《诗巷不忧伤》中，作者复原了书法、核雕手艺、园林艺术三种典型的江南文人生活形态。在小说里，易凡、小蝌蚪、范静静因书法课聚集在陶老师的门下。书法是一种生活的美学，一种诗意的生活姿态，“看似写更重要”，“学习书法，不是为了当书法家，我也不主张去考什么级”，“学习古人的书法，要看其中真正的美，要体会他们写的字里的那种天真烂漫”，摒弃书法的实用功能，从提升艺术修养与审美情趣的角度来看，这些看似“悟道”的话语无疑是荆歌江南文人生活的一种艺术投射。小说里，核雕艺术是以一种家族手艺的方式登场的。在范静静的生活里，范爷爷、范爸爸高超的技艺得不到任何回应，她的志趣始终与核雕无缘。饶有趣味的是，那个几经转手的弥勒佛核雕，成为维系范静静对易凡朦胧的好感、易凡与颜文军真挚的友情、颜文军对唐晓颖单纯的喜欢的情感符号，这几段情感在作者的笔下显得真挚而纯洁，不含一丝杂质，毫无世俗气息。此外，园林艺术则是陶老师、汤致远的共同的文化情结，易凡与汤致远的紧张关系因园林艺术也得以暂时地和缓，作者将园林艺术的叙事功能上升到平衡人物心理结构、缓解人物之间矛盾的高度，流露出对传统艺术教化功能的十足自信。

事实上，在诗意的江南文人生活背后，难免潜藏着些许的不和谐之声。比如邻里之间（易家和颜家）的怀疑和猜忌，家庭内部（易凡父母）的矛盾和纠纷，以及个体（易凡）内心深处的焦虑和痛苦，这些被诗意时空遮蔽的潜流才是日常生活的常态，它们成为透视小说

人物心理的绝佳窗口。以易凡为例，他的多次梦境是一种潜意识的流露，是残酷现实的一种镜像：第一章，易凡梦见写字时被柳公权砍掉右手；第二章，易凡梦见爸爸好几次砍掉他的头；第三章，易凡梦见自己失足跌进了蛇坑；第九章，易凡因饥饿难耐梦见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肉包子；第十章，易凡“做梦经常梦到死人骨头”……这些梦魇传递出个体内心深处的恐惧和焦虑，在梦里，他一直身处险境，成为他者戕害的对象。不可否认，易凡母亲易怒与动手的习性，给易凡心灵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一方面，作为被男权话语伤害过的女性，易凡母亲的焦躁情绪在施暴过程中获得了释放，这种行为是对男权话语放逐自身的某种“报复”；另一方面，在对弱者的伤害中，母亲身份促使她立马转入忏悔话语，她在悔恨中又进一步屈从男权话语的霸权。这俨然是一种循环的怪圈，吞噬着易凡母亲的生活。易凡母亲问易凡有了老婆会不会不要自己，当了书法家挣钱会不会给自己用，以及对汤致远爱情的多年坚持，这些细节流露出她对男权话语的幻想与依附。母亲的狂躁与父亲的客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共同塑造着易凡的多疑性格。当颜文军回家拿食物因车祸迟迟未到时，易凡心中马上生出怀疑之心。友情也是不可靠的，它随时会被现实状况攻陷，在易凡的心里，没有什么人是值得信赖的。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一些不和谐的声音还隐匿在“命名”中。诗巷原名四巷，从理性化的数字式名称变更为颇具文学浪漫色彩的命名，二者之间的背反一望便知；易凡的名字变化也蕴含深意，不论小姑娘还是李易凡，都是一种“不和谐的存在”，在伤害着易凡的自我与尊严。

在小说的结尾，易凡与汤致远的矛盾短暂地和解了，小说形成了一种看似和谐与圆满的结局。但我以为，从易凡深层次的心理结构来看，父母间的矛盾冲突对他的伤害绝非是一时的心理平衡即可抹去的，外部环境的改善只能暂缓他的精神焦虑，一旦父母间的关系变得紧张，易凡脆弱的心态平衡立马会被打破。恐惧与焦虑才是易凡的心理常态，它们就像是一个个暗藏的泉眼，时不时从缝隙中涌出水流，在易凡的心里溅起朵朵涟漪。